

集部

龜山集卷三十四

宋　楊時　撰

誌銘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吳郡人六世祖權唐末為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侯官故今為侯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廣任左侍禁父長實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吳氏贈太碩人公自

幼穎拔不羣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絶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踵門願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學者益歆慕之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令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名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榖士不之教官之廬

而公之户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虛往實歸秩滿用薦
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
公管勾文字閱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
濟南憐其少求與之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
多異國珍貨吏習為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
少黷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
轉承議郎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為檢法官已而
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

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為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勲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禄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修玉牒公纂輯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為一書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旨遴柬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

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之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爲多又修因革禮一百卷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補外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廢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斂手不敢爲非先是人惰農不知灌漑之利公出郊爲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父老勒石道傍爲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旱禱龍祠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

之不職宜災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為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為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為德厚矣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為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爭遣子弟獻

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暇日又時往臨之
中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爲均陽樂十篇
以頌其德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
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娶黄氏有
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震承議郎太學博士以
學行知名於時曰涣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椽曰㬎以疾
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
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鋭孫男六人女二人公少孤事

母以孝聞其為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亹亹無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為詩平淡清遠有晉人之風雖應制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袞袞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無滯淹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

得一郡為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公在均陽歲建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是亭者皆為之感涕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兖之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頏諸兄間眉宇秀發

意其必為令器以詩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修挺然為時閒人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為之銘曰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朝為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宫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為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校遴柬天下名儒訓廸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為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為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立初朝議公塲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其亡也清羸滋甚君

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𨑒卒以名進士登科道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為子而孝於親為弟而恭其兄為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性夷易不為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為厚薄一於誠而已晩益閑放以詩酒自娛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

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黄山之原其孤婜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夭實為之命也奈何磨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勲名載國史繼以欽聖

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為著姓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曽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禀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毁如成人及長挺然有立為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廵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物貨局陜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右衛率又四遷為右驍衛

將軍官制行四遷爲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滎州防禦使換文資兩遷至太中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嗇於自奉而親族之有匱急者賙之不爲有無計字凡之孤與己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己者未嘗形言色嘗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

身率千餘人負土築隄為捍蔽隄成水至不為患鎮人德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為尉威望隠然盜潛伏出境無敢犯者莅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其所得多矣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行配公無違德

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某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為國死事贈武功郎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錄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廸功郎新渭川白馬縣丞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吳并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

並幼諸孤將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為之銘銘曰公於軒裳脱若蟬蜕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為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公幼敏慧讀書數過

鯫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軍通議以
公素謹厚靜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
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大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
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選求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
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
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修中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
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
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

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駁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為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為睦州司理參軍公兩為宰屬嘗與國論矣葢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鉤獄情委曲周盡略不見遷謫容㦖盧酒户之僕乘醉督逋毆欠者

至死引其主為之倡主誣服邑上其獄為重辟首公閱牘得其情曰毆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倡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訴匿鏹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冤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鏹於舟底酒酣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僦舟非有素莫識為誰公為緩其獄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鏹來告曰且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元豐五年復召為重修

編敕所删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
條貫删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
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
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
而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為其文極言
推尊自結於用事者公當筆輒推其次益事有近於追
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為也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
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襲

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

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

廢須罷任以到銓為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

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

季闕牓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

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黨八

姓生夷自元豐中収服團結為義軍三千一營歲月浸

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聚之必至於變故

生事公為建言朝廷初以羅始黨八姓依七姓十九姓
熟夷團結者止欲覊縻遠蕃漸令習漢化目今夷情已
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而後遇有闕因
犒設夷酋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為
便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為
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
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
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為尚書刑

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
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
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擿公元
祐韓訴論罷職出知南劍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還朝
奉郎賜緋魚袋召為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
外郎請國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
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
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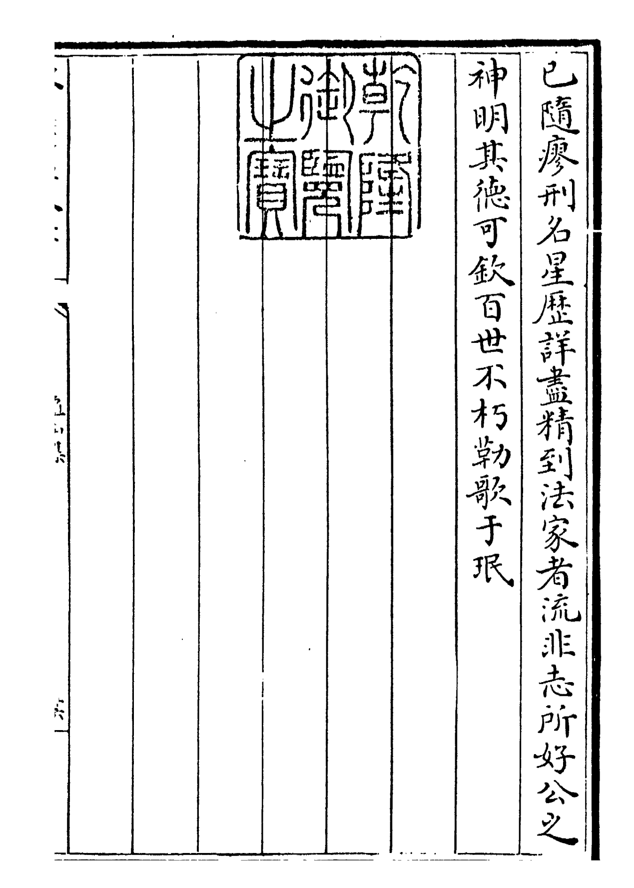
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爲户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興政欲以公爲刑部侍郎辭免曰某昔嘗免刑部郎今爲侍郎非所安曰以爲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以爲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興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宫公曰吾志也大觀元年還朝請郎三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

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來無足深悲惟念
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
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興
化縣善應鄉顏村青龍岡之原從治命也母黄氏再適
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
世資産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爲伏臘計多病
早衰常欲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公天資夷
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坐官府胥吏紛

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羣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閒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録要義皆成誦其屏聲色黜滋味益篤信而然非彊絶之也嘗有疾得異方須鸜鵒公素不殺而膓物以衛生不忍為也故樂久不就忽有鸜鵒鬬死者墮庭中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

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隂陽星歴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書天官歴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歴互有跡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決有旨命公校之其説遂定九官貴神壇位失次悉釐定之皆因事而見葢公以儒學自將該洽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前娶劉氏追

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
冲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
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為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
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撝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
其弟誠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誠為請
今為奉議郎知瀘州慎縣事公既沒十有三年其弟誠
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為之銘曰一德不回踐更三世
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



已隨瘳刑名星歷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

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郘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三十五

宋 楊時 撰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為二族宋

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祕書丞公於熈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閒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刼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服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

類如此人莫能測也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𦊅
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
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
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
户名以避徭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
奸宿贓屏跡聽命無敢復爲欺者邑大治境内有海塘
瀦水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爲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爲
經畫爲久計民至今頼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為不冤又轉還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府寺丞轉朝奉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鄢陵舊有惠民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

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饑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白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賑恤大臣初雖不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

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
義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抗言元祐
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内徙道路交
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
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曽公
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
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
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宫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

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社壚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己蒞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茍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己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

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凡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葢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李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家閨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

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

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日起毋遠

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

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

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兆子男八人

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懿廸功

郎池州士曹掾次愈廸功郎福州士曹掾次患次憲次

懋次愻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

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秘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吕硼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悉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

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
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北兵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守
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問曰
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陳無高
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情羸之卒當敵人屢勝之兵
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可者何自而

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生禍福能易其
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莫不欽嘆其孤將
以其年月日葬公於其所其原以通判潼州府朱震之
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
易名有太常之誄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
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
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没而無傳乃叙而銘之公諱孑
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

從姪也世為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
儀同三司守太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
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
中大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
異禀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關清約如
寒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强學自勵壬
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
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

敢不強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曰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興國學薦欽聖聞之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監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

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荊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吏事而練達政體如素宦者知荊南馬城器其才府事多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屈秩滿知蘇州吳江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害下令切禁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

力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須被逮即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省守甚德之而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名諸邑會議欲二大堡置一鼓樓堡丁五人以備廵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一大堡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

持挺吏廵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遞相侵陵則鬬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禀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禀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工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欲置之重典公方初來力爭之李孝

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吏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税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畜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

爲之措畫以去其獘宗室財用以黄河退灘地淮浙圍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棄牘隔遠吏緣爲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閲盡得其情量入爲出無匱之之患判外宗正趙仕𠲍常患不及公笑而不答他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仕𠲍服其明焉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䕫州路轉運判官朝廷議罷新開邉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溱播思珍四州反其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

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為不便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龎寅孫守夔創開邉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萬要與冉巒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

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一族以人為粮彼蓦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粮經理其地今請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徼置州縣以蠻夷獘中國之害爭論甚力

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夔路廉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塘關乃唐夔州故基也山嶺越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以固疆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州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顏乃移夔居魚腹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

能而瞿唐關止因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
入對延和殿首薦寒士上皇領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
阻格之不報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
下吏可任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狃舊
例獻遺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
議開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
小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宫除知徐州靖康元年近

臣薦公材堪出使除東京轉運副使户部尚書聶昌以
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
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
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
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顧他州進道用
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
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於是有旨下京東治
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奉世罰金而已山東久

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濼稅燕山夫錢粜興利之
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煽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
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缺守
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
新守矣乃起復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
公視事六月北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
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敵
晝夜攻城公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

守司乞援兵未至敵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
被執敵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
不動戟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援默記其處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褒
朝請郎子袞迪功郎子景皆見害家已破散援入其府
取公誥敕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過兵奪其母棄
兒井中有出之者兵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過復抱藏
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誥敕及鴻以歸後

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洵及三女早亡護將仕郎溥通仕郎涖溥瀚及洛汝為北兵所掠未知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近邊有警諸路守臣或望風逃遁傑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

憤發激昂願下明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爲陛下盡節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仕郎時秀州兵亂害武功郎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遹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城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

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厲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厲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

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覺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髙才

逺識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敵人侵疆
橫流稽天取義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
天不聞罹此鞠凶李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
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集卷三十五

龜山集卷三十六

宋 楊時 撰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棊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䣑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緜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

者公之逺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今為浦城人
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爲銀青光禄大夫即
公之七世祖也生彦卿爲王氏先鋒將彦卿生文之當
閩滅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曽
祖也娶黄氏楊氏生某即公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
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
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
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

德縣事卒于官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
郭氏俱贈碩人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
縣令公正豈弟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
生而相貌異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
自為兒童卓犖不羣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
有可觀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
生預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
不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稱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

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訴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淅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給不足委五邑賫

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啗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路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師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産爭承以為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

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公至是益加歎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例薦守令仍以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道絶㴱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

彦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間積欠四欠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

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趨時顧避則两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殭屍縱横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

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默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並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户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閤門百端

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叵測者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覿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好北使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來送伴

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賜茶錦宮花等益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

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郎是冬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北人聞公名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

士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可玩敵而自怠上極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郎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夤緣幸會或有

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此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欵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信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

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議更除顯謨閣待制充舘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纔至盧溝百萬之衆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金營見其軍

帥諸貴人議事金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
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
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
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輙生此議況重賦暴斂乃契丹亡
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
外一尺一兩不敢輙專金人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
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
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見主上金帥拂

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
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
與同行圍棊為樂敵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
奪因改館遣其貴人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
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
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盡思早為定計令行人見
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其人無以應但懇公
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

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絶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敵之策仍勑邊將訓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令别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

璞薩摩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薩摩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盧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内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别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薩摩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令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

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金使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
降宸翰於王𥳑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𥳑多端沮
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公送北使至燕
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存問
皇帝公答云两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却
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
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
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

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敵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北使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

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擠摭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爲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皐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之時治功成矣而賛襄之臣尚以是爲戒益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上皇悟其言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修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

真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國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盧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禀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吏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禀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盧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章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

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陜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勑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

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羣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捂克其使臣丘大成令賠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

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禄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

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欣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揚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當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

罷領宮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奩緑敗露詔
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大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
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鄜延帥薛
嗣昌輙執奏所辟司録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輙差
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違
元降指揮慫為侵漁湖北提點刑獄減時中任姦贓
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
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孟昌齡小吏後乃擢

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擊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寵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别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顧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陛下致使周某輩間攻臣今若周某仍

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宫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爲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北時與趙良嗣結爲死黨及爲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

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黄州居住公聞
命即日就道凡在黄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
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
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
進不知前朝事實猝爾論公以為嘗建伐燕之謀乞誅
竄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
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
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

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
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
臣曰周某所言甚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
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
建明權宜措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
投下文字竝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
竝依放散舉主法及令後監司郡守舉官竝此上印紙
自是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

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勑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阼鋭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捜逺紹極其規諫時邊警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令不乘時為

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

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衂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爲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諫臺集議公謂方今邊警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爲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案條畫纖微其類不一兼舊

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效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

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勅知閤門事韓綛曰如周某下參假牓子可先期奏聞虛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

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天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旦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莅官無甚可愧今官

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殁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内即營宅窆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寛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髙遠外視雖如甚畧詳視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

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
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議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
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寇謀畫注措沛然有
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巳以狥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
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
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廹於公議
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
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絶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

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黄州及攸敗妻子過黄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之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滅䕶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爇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素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中使黄珦賜黄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珦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

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

公平居雖祁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

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

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執門

生之禮每賔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

愛服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

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惟嫌近代僻儒鑿空臆

說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彊記每語及一事

輙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録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郎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

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通仕郎次某未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冑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域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

可辭乃掇其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
於斯三者公實無慙彊敵驕悍萌芽未戢公策其終宜
飭邊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荐饑帝閔其呻命公
出使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頼以全活惟公之
仁閹寺之梟貫為擅寵厲階是生實徽且尶惟其宄猷
衆悚而奉侃然廷辯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蓍龜胥
小阻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身繫
安危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善宜有

後理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欲考者視此銘詩

龜山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三十七至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卬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三十七　　　宋　楊時　撰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遭亂退居沙縣故令為南劒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公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熈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户參軍福

州閬縣主簿改江州録事參軍監湖州新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稅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上皇嗣位賜緋衣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為軍除太常博士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為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三品服知廣濟軍初為御史會四郊齋宮以内侍董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司皆隷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

嬖倖持權者蒞其職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
何者公請隷臺察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
是乞罷臺職章再上遷郎曹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
金炭淮康鄰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
十之六民以偏重訴之而前守不加卹公下車曰守令
民之父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
臺辨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為橫斂所困
其去思至于今不忘京東歲洊飢盜賊蜂起民流亡相

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邮之公既免租而定陶屯兵逾萬人廪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爲非辜上悟復官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公爲人敦樸夷易遇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輙成誦不忘下至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官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取爲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

後門生登膴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葢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對而科適罷士論惜之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已為子孫後日計也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卞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非篤於風義不為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

孝弟著於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
知其為君子也自宣德郎九遷為朝議大夫以疾終於
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娶鄧
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廸功郎亳州城父縣
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宋
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
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既卒之明年其孤將以十
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

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為之銘銘曰少年逢時歷事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墓誌銘

宋興臣一海內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以來大臣肆為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鴆毒而瞑眩之藥

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是時樞密曹公為祕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柳州人皆為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為公輔器也淵聖嗣位召為御史自御史六遷為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公諱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

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氏咸寧郡夫人公幼穎悟絶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縣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未一月除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

議郎上書編管柳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初在安肅熙椎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畧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冦兵資盜糧也上悟而罷靖康初召還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朕所慮為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為丞相何進韓信為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嘗從關中遣

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爲盡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邑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茍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此而不懲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茍且之罪而罷黜之因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

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言為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為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決矣又言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故號及玉輅
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
尊僭大為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
境以為屈巳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為社稷大
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寛憂於一時而不知移
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
言者為患為辱古未有也何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
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

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廵狩為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强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為證累千餘言皆折詳盡此其大畧也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竝改為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

非也一於和則敵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復尋背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决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為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備墮彼謀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敵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

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大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貿不知去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為上言擢曹輔寘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為厭聽納乎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斂怨多矣姑令就閑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是時何㮚罷中書侍郎無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㮚輕儇不可任及金兵渡河公即奏曰去歲彼寨城外西北地勢卑

下不知決水灌最為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
劉連珠寨以接外援彼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
以為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為根本不可出
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先決水浸
西北東南無兵為敵所據遂絶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
而金兵犯城已三日矣何㮚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㮚
忌公奏遣報謝敵軍公留敵營七日而歸時方信妖人
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

來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領大元帥握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仁府迎之公容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彼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敵欲邀鑾輿出郊議未決何㮚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公遽云彼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㮚厲聲詆公公又率

馮澥共說之澥與㮚同鄉齒長𦾔幸一聽㮚不從及幸
金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金人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
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
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
抃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黄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
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從至南京首
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馭用之共圖勲烈四曰恩威竝

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鎮以謹
防秋上嘉納之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
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内侍押赴
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罪明日
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
醫早晚内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
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為之震悼賜水銀龍腦
以斂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子改京秩勑

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一再辭免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某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初娶鄭氏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子紳承事郎次綸紱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二適將仕郎林次膺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笄公天資孝謹仁施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軹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產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涖官臨政所至

有能稱吏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爲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奏議十卷藏於家既葬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爲之銘曰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忍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敵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密知無不爲奉命使北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污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

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公諱瑴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南鄉之龍池故今為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

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為御史臺主簿金兵南下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揔戎于濟濮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蹕金陵控大江以為阻因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侵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

不用卿言以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彥逆亂以上

為睿聖皇帝冊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

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

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呂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

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

侵秉機政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

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遷之臣可

得而與也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留

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横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傳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吕頥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令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召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傳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彊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遂具章乞留吕頥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

事合嚴設兵備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潰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宮此為上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為赴難計又忽宣詔以上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為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廷公卿百司郡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為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

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為有法行之於今為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為多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奬諭有景想節義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國任焉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至忘寢食

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疾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彝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大夫徹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閤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

九月丁卯卒于建安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郎皆尚幼公於艱危中洊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畧而不書著其大節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槩見有旨章告中外不可誣也銘曰烈烈鄭公逢時多艱徇國忘身為世大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緊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寢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弗磨弗切惟石之

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劒州將樂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為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為鄉進士其為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𡨚網濱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廩傾囷弗吝也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

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放之生自刑也其為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元川之漆坑其夢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游宦四方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

矣荒丘之間馬鬣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
歲時展省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
特叙其爲人大畧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
吾後世子孫知其爲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皆晦迹不仕君生而有異禀自爲提孩識慮已有過人

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為憂多訃產育子雖士人不免者浸而成風恬不以為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男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為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為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既冠入太

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政和
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
州教授官制行改廸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
嚮風久矣既蒞職學者造門受經朝暮踵相躡皆虛往
而實歸秩滿士爭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初右丞
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為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
置門下命諸子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
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

編集荆公遺文辟為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𡻕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而歉然常自以為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某之女生一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以下闕

龜山集卷三十七